



戲劇一直是一門富有創造力與想像力的藝術，而如今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崛起正在為它注入新的活力。在今年的烏鎮戲劇節中，湧現出了兩部與人工智能相關的作品，ChatGPT在其中的一部劇裏甚至擔任了聯合編劇、

表演和翻譯等多項工作。當人工智能「站上」戲劇舞台，它便突破了戲劇傳統的邊界，為觀眾們獻上全新體驗的同時，也為行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、林舒婕 浙江烏鎮報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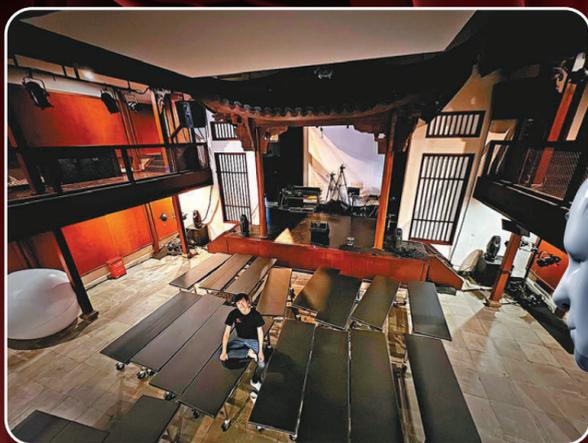
▲「高菩提」由GPT-4o扮演。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

▼觀眾躺着看《躺平2.0》。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



當人工智能站上「戲劇舞台」

中國新浪潮導演新作《躺平2.0》實驗AI編演可能性



●坐在一堆移動床裏的玉独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攝

一個「四無」導演的堅持

自2016年開始，王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不使用手機，還把「無手機、無微博、無微信、無臉書」印在自己的名片上。無論是戲劇節的工作人員，還是想要找他合作的同行，抑或是對他感興趣的記者，都只能通過一個郵箱與其聯繫。因此，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烏鎮戲劇節酒會上用「人眼識別」認出他時，差點激動得跳起來。「我現在有微信了！」王翀像個調皮的小孩，猛地掏出手機向記者亮了亮。

「有趣的思考」放首位
「我怕自己會控制不住想打遊戲。」談及不用手機的理由，王翀顯得十分坦誠，「身處信息過載的當下，人類注意力已全盤淪陷，戲劇是最後的底線。為了排除干擾，王翀甚至一度將自己的家裝修成「停電亭」——整套房子裏沒有鋪電，也沒有任何電子設備，就連訪客也得遵守規則，進屋前必須將

在冥想般的音樂聲中，觀眾們脫掉鞋襪，爬上一張0.6米寬的移動床，然後被一一推入位於烏鎮洪昌弄的沈家戲園。待22位觀眾全部就位後，身後的大門緩緩關上，燈光暗下來，音樂停止，一把聲音在耳畔響起：歡迎乘坐由地球飛往「躺星」的宇宙飛船，這注定是一場有去無回的冒險。我們以光速飛行，時間約為60分鐘。

觀眾「躺平」觀演 與ChatGPT對話

由薪傳實驗劇團演出的《躺平2.0》就在這樣一種奇異的氛圍中拉開序幕。在接下來的70分鐘裏，觀眾作為乘客，與人工智能「高菩提」進行對話，了解他們即將前往的「躺星」的一切訊息。而兩位演員則扮成宇航員的樣子，引導觀眾們在後半程的互動與交談中，直面「躺平」的最終狀態——死亡。

「這是一個有關圓滿、有關死亡的故事。」導演王翀晃着兩條大長腿，坐在一堆移動床間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講述他的創作與思考。「『高菩提』其實就是ChatGPT的諧音，當觀眾們前往『躺星』時，人工智能正在以差不多每半年一次的速度迭代更新，直至某種意義上的永生。這場『躺星』之旅，有點兒類似海德格爾所說的『向死而生』。」

作為「新浪潮戲劇」的發起人，「80後」的王翀將「好玩」作為自己創作戲劇的標準與前提。無論是每場只有四位觀眾的《我們從何處來，我們是誰，我們向何處去2.0》，還是利用視頻通話創作及演出的線上戲劇《等待戈多》2.0版，抑或是顛覆經典的《雷雨2.0》《茶館2.0》和《鼠疫》2.0版，對於戲劇，他始終保持着一顆好奇心，去探索它的無限可能性。

初嘗人機合作 如「垃圾堆撿黃金」

「事實上，一年多前，我就有了讓ChatGPT參與戲劇創排的想法，並在墨爾本的實驗工作坊裏進行了兩周的嘗試。」但王翀「非常失望」，「它無法處理複雜的提問，你稍微問得深一點，它立即跳回一個很套路的答案——對不起，我無法理解您的意思。」

令王翀沒有預料到的是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。短短兩年時間裏，GPT就從3.0升級到了4.0，在強大的檢索能力外甚至拓展了一定的「想像力」。「3個月前收到烏鎮戲劇節的邀約後，我決定重啟這份嘗試，這才有了今天的《躺平2.0》。」王翀將第二次的嘗試形容為「在垃圾堆裏撿黃金」，「它依然會給出很多無用的答案，但偶爾的靈光乍現也會讓人感到眼前一亮。」

想像力難取代人 作詞設計有驚喜

「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當我與ChatGPT探討『躺星人會怎樣交流』時，它自己琢磨出了一個『思想網絡』的答案，並對此作出解釋。」王翀回憶道，ChatGPT所說的「思想網絡」有些類似於人類的腦電波，但又具備了一定的原創度。「這已經算得上是它最有想像力的一次回答了。因此可以看出，至少在創造力與想像力這一塊，人工智能很難跳出框架，去取代人的思考。」

在《躺平2.0》首場開演前的這天中午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沈家戲園門口長板凳上遇見背着雙肩包的胖哥，他沒有搶到《躺平2.0》的戲票，打算來門口碰碰運氣，此時距離晚間開演還有6個小時。「我本身是學計算機的，對於導演如何將人工智能與戲劇結合起來非常感興趣。」來自上海的他表示，自己提前做了攻略，戲劇節裏有不少劇目會在開演前為現場排隊的觀眾再放幾張票。晚間，當記者再次與胖哥相遇時，他說自己幸運地蹲守到了入場機會，「從我的感覺來看，人工智能在整部話劇中的表現，並不是太穩定。有時候可能無法進行有效的互動。」觀眾的體驗與王翀在創作端的觀察，有一定的重合度。

不過，在譜曲作詞、海報設計方面，人工智能的表現令王翀十分驚喜。「《躺平2.0》的主題曲——《躺星之歌》就是完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，其中ChatGPT與Suno AI共同承擔了作詞的部分，Suno AI還另外擔任了譜曲的角色，最終呈現的主題曲朗朗上口，也表達了我們的理念。綜合來看，人工智能在整部劇裏的貢獻大約佔到了30%。」



▲《人工智能與亞伯》導演比安卡·托馬斯。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



▲《人工智能與亞伯》劇照。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

奧地利劇作審視技術進步矛盾性

奧地利萊因哈特戲劇學院出品的戲劇《人工智能與亞伯》，是此次烏鎮戲劇節中另一部關注人工智能議題的劇目。「當代社會對人工智能有很多討論，比如技術將往什麼方向去，會給人類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等。」作為《人工智能與亞伯》的編劇、導演和舞台設計，比安卡·托馬斯做了一件頗為創新的事：她讓人工智能來寫劇本。雖然在她看來，這並不比自己創作更容易。

ChatGPT生成劇本 錯漏照搬演

具體而言，托馬斯先與ChatGPT閒聊，從而了解它的思考模式。隨後，她有意識地設置了例如愛、戰爭、仇恨等議題，與其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。在最終的劇本裏，有一些故事線是由ChatGPT

直接生成的，托馬斯進行後期調整。與此同時，ChatGPT生成的一些錯誤也在舞台上被呈現了出來，從而讓觀眾知道人工智能目前還是不完美的。「我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審視技術進步的矛盾性。」托馬斯舉例道，她會有意識地「挑逗」ChatGPT說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結論。「ChatGPT總說『我是一個沒有主觀判斷的機器算法』，但事實上當我用英語、德語和匈牙利語向ChatGPT提出同一個問題時，它的答案是不一樣的。換句話說，語言背後的文化會在ChatGPT裏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。」

有了這次深度接觸，托馬斯明顯感受到，人工智能與戲劇的結合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「比如我想用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口吻來說一件事，ChatGPT

的確會用布萊希特的口吻生成一段文本，但讀起來很不通順，有些段落甚至很奇怪。」在托馬斯看來，人因為具有思辨能力，更容易把文本裏的結構和邏輯梳理出來，人工智能則不行。

除了劇本創作，如果表演者也變成人工智能演員，會不會削弱戲劇所帶來的感動呢？對此，托馬斯持否定的態度。不過她也表示，自己更希望看見兩者共存——《人工智能與亞伯》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。「在劇中，人工智能有了困惑和掙扎之後，會跟人類一樣，這才顯得有趣。」

戲劇人觀後感：人類「迸發」的情感才最珍貴

入場觀看《躺平2.0》卻收到脫掉鞋襪的指令，中國新生代戲劇導演丁一滕腦子裏頓時「嗡」了一下。沉浸戲劇十餘年的他可以在舞台上肆意釋放情感，卻將雙腳視為身體最隱秘部位而「不隨便解放」。「因為觀眾都是躺着看《躺平2.0》，我們需要用『腳』來比劃着與他人互動，最開始挺别扭的，後來才慢慢打開自己。」

人與人交流是戲劇的根本

不過，在丁一滕眼裏，正是這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，才讓戲劇有了獨特的魅力。「波蘭戲劇家格洛托夫斯基曾有過一個論斷，他說戲劇的根本特徵是『人與人之間活生生的交流』。」丁一滕解釋道，「在最後的互動環節，觀眾要一一談及自己的墓誌銘怎麼寫，我說了句『戲劇牛逼』，下一個人馬上接『丁一滕更牛逼』，雖然是一句玩笑話，但它也是這部劇裏最有趣的地方。」

丁一滕指出，自戲劇誕生以來，它受到過多次前沿科技的衝擊，「從早先的電影、電視，到後來的互聯網，再到現在的人工智能，都對戲劇產生影響，卻無法去取代。尤其是在戲劇表演這個層面，它永遠無法替代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溝通，包括人的參與，純粹由人工智能『自

導自演』，它不會變得那麼好看。」

深度參與烏鎮戲劇節11年，丁一滕從無人問津的「戲癡」一路升級，成為今年「青年競演」評委會中的一員。看着年輕的演員們在舞台上綻放光芒，感覺像是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。

幾個月前，OpenAI宣布推出了最新版本、可以檢測人的情緒並給予回應的GPT-4o，《躺平2.0》中的「高菩提」即由它來扮演。可以預見，伴隨着迭代更新，人工智能將越來越「懂」人類的情緒，並給予積極的互動。「即使如此，我依然堅定地站在真實的演員這一端。」丁一滕坦言，無論人工智能如何進化，它都只能「創造」情緒，唯有人類「迸發」的情感，才最珍貴。



▲丁一滕（右二）成為了今年「青年競演」評委會中的一員。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